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二十

註

郡國學記五

果州州學記

西山先生

上中與之十七年既用景德舊章從大敵國與結好命以幸南
北之民然天下敝於武事其當更始者不可勝舉咸觀上之設
施後先以向休息之期上首教有司嚴法駕視太學禮先聖先
師幸敦化堂延見諸生命博士即聖讀進說于前所以旌勸其
寵尋詔天下興學復宰官之負數親御翰墨書公藝之文刻之
玉石為訓於是四方万里之遠人士咨歎歡抃益知前所遭餘
鏹塗炭之禍非上之好兵也嗚呼盛哉其年秋果州之學成州
舊有學已廢今知州王君陞之至也周視太息樂以詔書從事
凡為屋百楹高明深靜得古泮宮之制藏九經百氏之書千餘
卷為俎豆邊籩尊爵簠簋等器考於古圖皆合王君於此無遺

力矣尚經紀其餘資以增水食用意其遠會上命宣滅行其表
士以奉大庭之對州之士多在選中遠迹異之王君行終更若
有不能者故屬予為記予昔遊南亢熟其風教甚美又嘗与王
君為僚知其君子也王君為州有惠愛於士若期以遠者大者
夫士誠意正心脩其身則可以治國家天下此致知格物之大
不止挾文辭議論以干世取祿也士能知此則不枉明天子之
詔無負賢太守之德矣年月日左朝奉大夫新差權知隰州置
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斌邵博記

武寧縣學記

箕山先生

聖人之所謂道者本以修諸身而已天下見其然乃尊而號之
曰儒儒之力苟施之於外則大足以治天下小足以範一鄉古
之願治者知其然也思有以招徠之於是聘之於其鄉賓之於
其大夫三老焉然殘不敢以其道獨善其身乃始於區內區內
之民被屋澤蒙休德必者遂以長長者佚以壽有不獲聘而賓之

也則以其道記之於空言尚庶幾乎後之人得以用於天下故
得施於時而見於事者則是仁義之載於其耳目者也其不得
施於時而著於書者則是仁義之散於其口者也夫豈以斯道
為沽聲譽釣爵祿之器也哉自漢顯立為取士之科方以斯道
為筮仕之具矣然既得之猶終身專門不敢叛其所習凡議法
令商政事則必傳以古義曰吾天子之徒云尔捨諸漢氏而下
其可勝言哉夫孝古所以求入官者也既入官乃不古之孝而
惟求法律應會期以不給為憂規昔者呻吟之編以為使科可
也其將無豫於政焉至雖食鼠藪弃不復省又孰暇問吾夫子
俎豆之所也汝陽馮獻道始奉於禮部禮部以其名上於天子
天子官之來尉於茲邑獨不能忘所孝慨然願饗舍頌頤而嘆
之曰今夫佛老氏巫覡氏皆以衣食其神之故則知嚴其棟宇
潔其案盛而吾夫子之徒既已資其業免於齊民之版而登于
百執事之籍事其師者乃反出其下遠其師之不崇則於其道

何有安而不作我則有罪即請于金以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
戊寅廣其委而新之其四壠繪其高第七十子及諸先賢之像我
冠垂紳左珩右璜儼若侍闕里而游洙泗者也邑子弟觀之其
益加敬於吾夫子之道而復講問有筵肄業有房釋菜有庖亭
聞之以為法且書使為士者知在家而習之在邦而行之終始典
子學悉如執道者則返三代之俗斯不難

綿州州學記

西山先生

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則置天子之都而天子甸服之外公侯
伯子男之國亦各有之九年十五則入小學十八則入大學春秋
夏享于戊小樂止大胥教之贊之秋冬享于羽籥箜篌師及教之贊
之習射習鄉者皆至焉非特士也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舉皆至焉其有不來者三公九卿大夫元士
皆入學尚不來則王親視享故有事變成焉有征伐獻賦焉有
獄訟獻囚焉國之士蓋未有不由於是者焉然所以學者

我箴而已其効乃至于民化而俗成三代之際於斯為盛後世
孰無學哉願與公卿大夫各治其職自為一有司而不相通其
鄉之秀民來而為弟子真者所習惟其言其於國之治亂民之
休戚以為吾死與焉公卿大夫亦曰彼所職非吾事也其亦無
與焉公侯伯子男之君亦曰吾鄉之秀民姑於是待聘吾將論
定而後官之古之所謂庠也序也校也所以養天下之才而作
成王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治
亂民之休戚屬焉其事蓋大矣后出乃莫知古之為教者何也
干戈用箴者文武之道而寓於器者也執其器則求其道蓋質
而近於質故如夫子戰則克祭則受福矣捨干戈用箴而專乎
詩書禮樂則蔽於文而近華文武始判矣學者皆負於力而弱
於其言以無適於用漢之平津侯兒大夫則不為衛霍其功矣
豈特序也序也校也為虛器耶始予過巴西郡其黌舍不修明
年過之則修矣教授揚岳進曰黌舍固修矣又市田五十餘畝

為吾弟子真者有以食鄉長者之力而拜大夫之勸也予歎曰
鄉之長者能潤其舊而新之有不待化而成者此邦之俗其將
近於古歟上之人無謂予非其職而務盡復于古有求必於是
焉謀而如三代之時則予之望也

信陽軍改建學記

洪內翰

學為王者事三代共之然非遭世大寧不克也靖康建炎之際
九縣霧塞淮漢最不幸莽為戰場真人御天中興馴復者定而
被菑深劇夷傷已酷膏肓之疾未瘳又加厭焉正方金良藥蚤
夜扶拯勢不得為壯人明句信陽是已蓋自申伯始徹國歷漢
晉朝南北瓜分鎮以司州莫府襟襄帶隋肘掣唐蒸遂為必爭
要區首轂實阨之隘黃峴武陽之岨酋牙長鋏日尋於山谷間
人如鷲鷹无所定止何况于今禦榜一邦不能滿四千至凋弊
極矣烏識所謂思樂頌水青青衿佩者哉固嘗依興國僧房飾
名曰李披五瑞叢薄財矢一殿功製簡短春秋釋奠殆无位可

立過者視如賈而襄番陽余依軍出守隨其大野訪義陽山
東有鄉先生張如松空地并將經營改為耒耨而去越十有三
載河內閔侯良目至銳然謀必成造意之初張子閔從父冷命
盡持地予官即日作殿堂齋廡以楹計者合五十鮮一錢之費
必出於公片瓦寸椽不忍民爲取山川秀麗室宇敞豁高明
堦市藟之聲弗聞且將料籍田使居者續食是區區者一旦詩
書誦彥乃幾與齊魯氣者不異芳左郡邑皆相傳歎率良以爲
莫可及方朝家垂意長吏命教爲孝則築宮育士戰應亦宜若
其易不難願施之美閩江越間可也茲壞土斗大當理襄補取
之余願賦益數數米填瑣而靳之懼不給尚何暇請編繩墨秩
思慮於按席外乎侯爲政於是爲可書矣侯用冠鼓篋游膠庠
挹雋聲作詩勤受理既而用門功策武爵故相國又靖梁公
雅知之邁亦奉詔旨薦臨邊州聞其設施章章爲躍如以善平
來謁記叙把筆不辭信陽率郭晞宗行教授事與諸至之長劉

先脩蔡居仁陳晉之及張君皆致力於斯役宜一切得書紹熙
二年十二月四日記

靜江府學記

南軒先生

國朝學校遍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
觀察使李昌夔經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
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夾塹得深廣堂寔茲
始安郡治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其
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
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畫
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入之所能為也
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
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
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

非事者一事之不質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不可
汲乎李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善心
心者也万事之宗也惟一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李也者所
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為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
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万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
李者求乎此而已嘗謂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
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謂李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
在乎而朝廷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
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
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
勉為之書

萊州學記

同前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興州之

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无擇實始爲之今日
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千今
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
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其謝
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生所以建孝造士之意亦嘗
攷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
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卒天典之
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孝
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
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
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
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孝其可一日而忽哉皇
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孝校
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孝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

博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今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雷州學記

同前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日以頽壞今焉葺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先生嘗為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俱存故李侯援以為請然其幸得侑帥事于此所當以風教為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况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達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顯合

其正而弗由以自身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間獨何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孝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習禮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為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辯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遠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駁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此孝之功也自孝校不明為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已臨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右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其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間視其所為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為而然至域策讀書亦是意且終身由之而以為當然莫

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與夫後之過
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
古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旣不鄙其士而
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為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為
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雷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
者從事於洒掃應對之際以洒冰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
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辯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者名
苑長沙人

宜州學記

南軒先生

淳熙四年其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主管機密文字韓璧聞于
朝曰璧清介豈弟願假守符俾放遠民詔為宜州使道之官宜
為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為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
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旣卒其職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
以修復之蓋積累而後成廟宮旣嚴講肄有堂生師有舍門廡

庖溜悉具合境人士歎息誦詠評來請記方韓侯之為是李也
或者切笑以為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固宜寡士亦何必汲
汲為某攝以為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
忘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
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孝於此使為士者知名教之重禮
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緇民亦將風動骨勸尊君親上叶
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
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柔其肌膚孰有不順
况於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迹方固曰寡二然
如唐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者見於
右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文
安知其所成就不有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
其孝之成樂為書之

吏治不以學而文實遂分豈權令哉文可喜而實不切則吏
吏者忽之不講非學之上於文用意於其文者過也古之為學
不必宮廟廩食之侈而實之守在首於四入蓋所謂作而行之
者自有成說使工農商賈不能為吾之所為而後士可貴也井
田既壞而一時迫急盡奪其實麗以欲速而文於無事既李為
浮豈特管商之罪道裂于時用之不近於進今人之食於古人
器其實充以自力乃於簿書期會自吏以俗彼未肯安乎俗而
抵吾以文則益病矣儒憚于吏則吏之俗自勝其實不分表裏
緣飾周孔之所不盡言未可與不知者言也南文為州區為天
寶民安於朴不浮于文詩書之習如河潤然有不源委邑名相
如則長鄉之舊遊也後周省巴郡之安漢而郡以安漢郡亦以
文為可願者其俗亦華此名亦多於儒獨享官未稱晉人名縣
之意太守趙侯若拙万里遠來與民相安不閑而治明敏疎通
則吏中儒不隨俗靡侯至之明年蜀苦旱修教不煩民志其荒

又於其暇大新三邑之學出帑羨以市田分給其廩凡五千五百楮而相如得一千五百楮有奇為田若干畝堂庑墻屏民不知役傑然更新使士子一意以飲於學此意其美學既成邑薄趙浮合邑士之詞走人質士丐託於李右欲以永侯賜石固辭之而浮力請千里之往返不倦浮學守石甚久必非競飾於所不滿者則又知侯之盛德不可不書也雖然司馬長卿自欺於文邑士之所當戒靡麗不曲僅儕鄭衛論蜀之行至用興法以其文侈蜀而以實遺患者可勝言哉通夜郎西契大葭巴鄂之巫此邑預焉今願習其文而忘其實之為怨長卿可以厚愧于地下矣邑士繼今無惟其文之可慕尚勉其實以洗長卿不沒之愧此趙侯所深望者侯令政成將去必以文實為一則薄于帛已於刻者其兩稜彙一邑何私焉敦道四年正月日記

富順監學記

方舟先志

仰惟紹興渡江在所立大學置博士弟子員郡國皆立學官以

廉士所以作文治板弄造廷幽遐陶士器也 主上紹堯作
馴用不改中外李校增更有加孫才輩出輔成繼熙功豈少哉
富順為監治地為川徽三歲取士比列郡而泮宮庫錢制度未
洽善觀禮者以為必有仕此責矣守自李迥至之三日有謁且
曰政無先於此即議之土木丹青蓋因舊致用事力不煩而
神明恢拓豈特輸耳目而已哉橫經之室隸業之室升降有
階食息有制而監之學具矣謹按富順本瀘之屬邑晉名富世
唐改富義 國朝又改富順而割瀘之邑別為監治初以牟益
取利而富其名者以世為義以義為順凡三易其名是必有訓
且顏子原憲管輅為孔門高弟而陶朱荷規所取孰名一州之
士必知所擇矧夫侯之所以廣吾君作成重意而幸惠此邦者
士子將何以副上所令與侯之德哉哦芹藻之章以旌志侯之
賜而中和樂職守臣得以藉口以旌庭實者乙方里風斯在下

新刊 國朝 百家名賢 文粹 卷第 百二十

記

祠廟記

睦州夫子廟記

三諫議

夫子之道布在六經深於六經者得其時遇其主而用之則王道明而方祿受其賜也夫子之廟列在郡縣英子郡縣者習其禮絜其誠而祀之則廟貌嚴而諸儒知所宗也不然則帝王之道未融鄉大夫弃德背義而朝廷禮樂以息而非也祭祀之禮不脩士庶民淫祀徽福而春秋享奠如存若亡也宜其宮垣闕殿草木羅生祠宇荒蕪風雨不庇矧浙江之右桐谿之濱建邦于山邑之間吾民多水潦之害歸然舊廟窳迹通溝壟乎城東南之隅在故壘閭闔之下簷離踈壞固无幾因之高堂庶淋漓且非兩楹之制水至則兩礎斯沒水落則廟像其頽不堪摩廝之憂安仰高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惑徽求未偶之靈風教未遠

奔走金人之福。宜乎祀先聖。享先師。食祿者。忽略而不知。為儒者。亦湯而志。返錫以東嶽。待封之歲。移殿具邦。北戎薄伐之年。議罷。此朝人來。獻地。縣亦尤。徒宮。贊溫仲舒。僉謀之。護我張元。言輔成之。督郵。江直方。經營之。七月。某日。興役也。八月。上丁。釋奠也。廟無祭器。拜章以請。之郡。無經書。言以求之。誌素王之。新祠成。斯文也。列門人之蹟。像題。舊贊也。翼翼諸廡。不泯。白而成。樓樓。衆心不俟。募而至。惜子。鄉飲酒之禮。又廢。人不狂。尊卑黨有序之學。又廢。人不識。廉取列郡。無軒懸之樂。祭不足。觀在笥。非交冕之衣。禮不足。取白華。南。該之。詩。寢則。以。極。莫不。不弟之心。類宮。齒。胃之儀。亡。則無。少。訓。為。且。為。子。之。孝。然。不立。則釋奠。無所。就。禮。不。脩。則燹。菜。光。所。觀。具。以。樂。為。備。儀。儀。其祀事。請。遵。豆。之。古。器。復。牲。幣。之。禮。儀。義。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觀。之。者。可以。矢。勸。教。神。明。交。則。福。至。焉。以。教。明。則。化。行。夫。聖。之。澆。淳。在。乎。時。禮。之。用。捨。由。乎。一。故。頌。回。謂。舜。亦。人也。孟。軻。曰。回。亦。人也。若。

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也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
氏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也韓文公亦人也乃知取法於延俊
季子問禮於在史老聃生而知之乎季而知之乎勉人之箴讀
是碑也遷廟之志見是記也罪言者得於斯知言者得於斯時
雍熙三年八月日記

蘇州崑山縣文宣王廟記

雷夏先生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
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万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
以窮於人終於陪巨非不幸也尚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
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猶四凶之罪也自然
之道至而我無為无花行而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後
之美者必曰無德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于簡冊亦不過著
文明温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
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歟矣

諸郡始歎補其首郡之屬岳崑山出其右藉以魚鹽之利澆乎
朝夕之地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
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廩而札節未始既富
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以各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特
號甲族自起家之道歷宰邑之資而所在播其能名錫類登其
以次大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
齎圖籍尊王室也上思恭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
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其賜降函書賈以榮旌善政也秩滿陟
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之曰
永政績外聞旣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甚
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焉可
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蓋以素光廢而不修
六年矣公乃出俸金以修之同僚悅從拜車弄遠乃立石於
乃度并斥畝之官圖葺以出之數仞之滿楹三而楬之殿堂

廟殿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圻墁制度合其禮文力役寓乎
農隙乃像素工設垂衣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士哲冠章
甫衣逢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
粵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邊陳簞簋潔潔牲牢且豐饒
贊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聲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
民具爾瞻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行矣禮樂之道
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而如丘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
曰吳地澤國也崑山海隅也舊謀伯俗未行儒風恭明君以文
德敷方邦非良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尊先王之教核小國
之風者哉其幸忝德鄰孰聞善哉斐雅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
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身石時大宋雍熙三年十一月初四日記

華縣孔子廟記

河南先生

宋興八十載天下久承平天子端拱垂祖宗法度講禮文爲儒
賢欲以一聲教格民於大和爲吏者循上化其治大樂務克平

取以持法。取取能名專用厚風俗向廉遜為休故郡府立李
校尊先並三廟十六七河南為天子西部建國子李稱號與東都
作其屬邑曰鞏距府百里据大道之衝河洛所會舟車之饒民
以富強先是縣之先聖廟暴為水壞村亡地汚不復興治凡釋
奠行禮寓令署中且十年大理寺丞李君惟章既蒞邑車頰曰
地要而民富禮教所宜先今先聖廟圯而弗謀非所以稱畿甸
之廟甚為歎去吏民羞其易而新之於是相縣署之西偏以營
焉且上其狀於府得民施它祠錢六万以濟其役募善三聚良
材堂邃而崇像嚴以尊孝有會齋有次踰時而成邑民休之相
與議曰茲廟之興既營既勤皆由五季君不志不刻無以章君
之化遂以文來請其按署令縣皆立先聖廟釋奠以春秋唐韓
文公所謂郡縣通祀孔子与社稷者也自五代乱祠官所領在
郡邑者頗廢遂不奉間或增祀密淫妄不經獨孔子社稷其奠
祭器幣奠能益損真所謂通祀哉今朝廷向儒術西都建李

官聚生負為郡國倡燈籠為西畿劇縣能尊先聖以屬孝者凡
他邑之興孝從善又當自肇而始且不失著令通祀之典至若
之舉其賢而法哉年月日記

穀城夫子廟記

六一居士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令孝者
必釋菜以礼其先師其孝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
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礼亡焉而今釋奠存然亦
無樂又不徧祭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
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
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
自孔子沒後之孝者莫不崇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后世
無以易孝校廢久矣孝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
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孝竇孝宮
生徒負而釋奠之礼遂以著令其石州縣孝廟而釋奠之禮更

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孝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
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
時而沒特以孝者之故耳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釋
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郡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
為盛其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
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誤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
奠薦饌首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文
廢則於其略者又不脩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
得而見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釋奠社稷風雨雷師之祭民
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性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
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又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者
見者殆偽因以謂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孝者莫肯甘心焉
歐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三廟易於縣之左大其
正位為孝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孝然後

圖記爲組豆邊節鑄爵簠寶凡若干以尚其色人行事未與於
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修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
爵不足至尊天子又加至聖之号以褒崇之講正其礼下於州
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不責者謂之不急穀
城縣政久廢伏君居之甚月称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樂急其
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宋城縣夫子廟記

但徠先生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發也一政
不行則斂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
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弥亘億千萬世而不傾
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亂
莫踰於莽賊曹馬誦詐朱齊凶惡虐城猶夏曰聰曰勒喝誕放
邪曰騁曰釋下至唐李接武踵迹昏君暴虐莫不滅裂衣冠隳
併法則焚燒詩書文礼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

亦多矣而魏然中居竟不可毀悉由根柢堅而被幹茂也涇源
後而流瓜遠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為枝幹
不亦茂乎兵籍九疇為涇源不亦濬乎孟荀楊韓為流瓜不亦
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
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
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乃世常行不
可易之道也故無有亏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
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子子京師達於郡
縣皆崇嚴廟見而尊祀之宋城在東京為赤縣天子祠宇尚雙
春秋則釋奠於今之廳事噫其為衰亦其矣李大夫弄翁以儒
學仕能知聖人為尊而不敢驕慢於是折弗宇淫祠數十區取
其材作廟于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牖麗焉穹宇闢陽駉瞻闔
陰夫子彼王衮冕執圭十有二寸負斧依當宇而坐顏滿閔子
騫為十二人列侍翼如有轍有威廟成俾子記之嗚呼異哉宋子天

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翳異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
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宮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皇祐四
年五月一日

嘉州平羌縣新修夫子廟記

石室先生

旭川道士李有慶過叩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
尉相與增修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且未敢使有司
侯君侯可否應之曰余何者敢當此雖然二君與子無一日之
舊不以屬世而獨見談於余意特厚或故為能其望矣但未
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為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
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闈謹行釋奠禮者既出迺闔戶
不復顧風揭雨灌虺鼠鱗漬液爛頹墜墟落如也嘉祐元年令
始葺馮君玠割殿一區塑天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曼君升君用
安靜掾薦者以此景君思誦以才侯子試吏為之佐二君幹敏
而文智參謀同臬也縉基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勳等趨善嚮

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文章委不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廢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內外悉具虛敞深靖崇厚有制斐移連連魏雜騫騫藏俎豆儲典籍召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焚香來立門下願隸業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勸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為令也今天生進者不白討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漏辟則嗟海怨懟一切女惰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及恣用貪狼推剝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蒞之邑在蜀無與較其小而不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為政之大端也簿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為二君美哉道士持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云

年五月十五日記

夔州文宣王廟記

蒲左丞

茫昧動渺浮於空虛渾於兩間充積於方類而不息者天地之

氣氣有通順然而其施於物也無厚薄光明其天橫於古亦直
於日月籠絡於方世而不絕者孔子之教教有真廢然而其被
於人也無遠近氣無厚薄而有教之生有不齊焉者過在播植
之人非氣之異也教无遠近而四方之幸有不同焉者失在倡
勸之人非教之弊也枯原瘠野可使為豐壤夷裔窮貊可使為
中國耜耨之不勤關鑿之不工地雖美求其桑梁之收嬉戲孺
子皆知不可禮義之不修忠信之不行人雖材求其聖賢之歸
委巷小人皆知其不能告於人曰地不足植而不耕是弃其地
也告於人曰人不足治而不教是弃其人也弃地者引而入
於飢寒弃人者將引而入於禽狄飢寒至禽狄之性幾何所不
有今四方之幸可謂至盛而持其術者可謂不弃其人矣然猶
教化之所決風俗之所尚與其講磨養育之具獨完於京師浸
廣於齊魯閩益而盛大於吳越惟瘳為西南之陋當天下幸者
禽然回勸之時此邦之人尚不識書生慶曆詔郡縣立學今龍

圖閣直學士盧江何公郊為郡別乘始能居文章理道感悟其
借於是人漸知讀書迨十餘年方有進士後又有以進士得科
名者盧江公既去歷二十載傳至于今秀民稍稍輩出而為之
倡者待其人尚如枯塉墻堵而補闕闕數之不復加故窮歲月
更寒暑級竟能豐平所獲治平三年兵部郎中吳興陳公由三
司判官出領本路轉運使入境之日悒然傷孔子之教不大被
於一方乃下令風動諸郡使其守長招輯孝子以德義錙歷其
人守長承命虔不敢懈各効僚吏以尸教誨冀州刺史長以賈
笑亦先諸郡整治序序完壞補敘設為規程郡之人喜聞而樂
從日謀於其家告於其父兄奔走入孝惟恐後時而不得群於
其間既至服勤詩書出入以時又謀於其友告於其子弟亦德
勵行取其身之不尊名之不高而孝父忠君之說不聞於耳目
日夜講廢疲不知倦四遠之人執業而就孝者交足在境孝既
盛諸生以孔子之朝虛陋毀壞堊墁不容立堂不容獻奠獻之膠

設帝無地宿燎無所又謀於其鄉告於其常所往來而聞於郡
曰汙宮敗室安足為孔子之所居而稱吾陳公所以尊聖人之
意耶願輸財以新之是年冬孔子之四十六世孫以尚書員外
郎來為轉運判官樂陳公之不鄙擴其人能均齊聖人之教別
刮愚瞶不以遠近為間使皆識忠信守仁義以自治也懽然協
力以終厥事又以其家之廟像及冕服之制合顏淵而下衣冠
之飾授於刺史賈侯明午二月賈侯相址擇吉奉其僚屬從重
於廟庭親畀匠指俾營扁攝宮工私傭雜作衆治六月朝乃成
豐宇廣廈明敞廓大中嚴孔子之坐冕旒服章悉用本廟之制
而顏淵以下從燕居之儀翼侍左右并圖周漢已來及唐之失
儒二十餘人於辟間邊豆罍樽盞易去種畧使就嚴嚴諸生將
致於新宮又謀於其徒告於其長有請於李官曰始者入於子
懼無以承陳公之賜故群趨而朋來既就講肄又思无以謝陳
公之教故勤行而力修術業既專所趨既明又嗟無以充陳公

尊德事聖之意故率財以為廟今廟成而無所傳諸生不任其責責在宰官宰官當有以施其職也宗孟曰然是誠宰官之所宜為昔者魯作頹宮邦人是歌邾侯修廟韓公有詩宗孟典領學事實司文詞其初其卒又皆與諸生游泳於其間敢拜首刻詩廟碑詩曰

莫憂於西南有國自昔人宰詩書士宰逢掖誰為豐腴獨此堯堵簡簡陳公初顧嗟戚曰人則然其贖可剔教无遠近人自損益豈不在我示以標的使之得涂安往不適下令諸郡風動邦伯庶邦守長虔命踰踏璣寶右府座序先關力疏淵源灌既枯脉旋不踰時芘芘其稷既獲且私乃漸有獲公日來願馳馮白額旂旒茂茂紫綬纒纒溫潤其音以勉其畫在梁其椽以拯其溺與之酬揖外降司席與之起坐左右接膝匪弃伊教感樂親女四遠承風笈負文籍爭來於瓊奔走交迹人侈公惠行行朝夕相視廟兒毀墜頽窄曰吾聖人是豈來宅釐財輸金願就第

吉日辛卯爰始斯役衆工勤事不待繩迫衆板動極其均歷
簷阿斯翬校廉斯戟像貞有嚴堂途有赫是莫是莫神降斯邦
公來在廟禮容牲湯公來在泮笑語悅澤克明克嘉有聲萬辟
九公之仁浸漬泗滌滌孰爲父兄不舞公澤邦人孔懷懼或論失
學官宗孟實任斯責作詩記始以鏤金石

浦城文宣王廟記

龜山先生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息而典章文物繪
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
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
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
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 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
立孝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王縣簿政
政以教育人材爲務乃尙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隱築宮于其上
以延後世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合行堂無一

漸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為賊人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喟然歎曰今老佛之徒猶營殿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尚大槩繪之二其費無慮百余方人樂輸之不為厲既而邑之士蕭顛以吳侯之書走吏詣子求文以為記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詞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攷之周官司徒以智仁聖義忠和六德教万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万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孰為中否也司徒以仁

聖教之蓋亦棲焉。義與之為的。自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
有在矣。孝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寧猶虛器也。世之
說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
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
之林。數英才異稟出而擢高科。膺仕進。秉鈞軸者。世有六焉。
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詞以夸耀之也。蓋欲邑之士。隸業於
其中者。既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
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濟北先生

群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
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今之才
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為天子北都。而清平為畿縣。並河水數至。
自慶曆遠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為屋居。神民徃來猶原
上也。今始至更尊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必以草間吏曰即次。

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繞堂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頓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爲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徘徊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村瓦甃在官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進兩廡四壙拜列有所若祭器威在而人不病斯已下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爲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爲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既舉其細者有不泯余不信也錢侯名曹卿字元輔余王姑之子去元豐六年二月乙丑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記

畢備修宣聖廟記

王荃先生

韓愈稱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禘祀而偏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社稷祀事无如孔子之盛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以第抑宗元亦言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偏于州邑天子之

之道闕肆草蕪三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善柳以文名唐世其
論孔子之祀因以推崇其道德然後知自生民以來果未有如
孔子者予嘗謂孔子之道德不過仁義而已尔大中而易行至
正而難犯天地之所以久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人物
之所以蕃山川之所以寧鳥獸之所以若莫不由此在昔舜授
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為之禮樂以文之
政刑以齊之施之天下而中國以尊四夷以服周衰王者之迹
熄而仁義之教幾乎絕矣孔子以大聖之資繼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所傳無其位不得行其道書之六經以傳后世自孔子
以來有生之類不至於滅者豈不知其所自哉堯舜禹湯文武
之治止於當時孔子之教垂之万世其紀也固曰嗚呼仁義之
說行為人君者終已以安百姓為人臣者盡忠而不固其位為
士者難進而易退為民者親上而不怨則天下無不治矣天下
治而華有夷狄莫之敢窺矣苟惟不然則雖崇其廟像饗其牲

幣新其舊竟猶曰不祀也 朝廷自慶 中詔郡國皆立學
必有孔子廟室 蒲舊為縣 魏成都治平 閔府尹清獻趙公始葺
而新之 縣令馮按為記 熙寧五年 縣廢而蒲猶存 歷年既久 椽
棟毀墜 查和中 蒲叔豹監鎮文 修之 至建炎四年 有司議蒲
田 蒲亦與焉 鎮人費大受以錢輸官而得之 蒲在曰野之間
民居所蔽 大受又以其私舍易民居 撤屋為道 以通往來 今監
鎮張君楫見之 慨然曰 獨有一殿 亦其入无明 其進無廊 為
村 僅牛羊踐履 可平 乃出錢三万 授鎮人 野馬圭与 大受之子
如利 使成之 為重門兩廊 又闢其廊 庶為齊廳 講堂及弦誦之
舍 奕奕嵒峨 整齊 辨廟居乙丑歲二月 張君率鎮之士 子釋菜于
廟 以其能行 鄉飲酒禮 觀者歡 歎 萬善 請記於子 予嘉張君
聰明 材智 長於吏事 故能尊道崇教 如此 是以樂為之書

先聖文宣王祠室記

石月先生

余嘗得先聖像 充公府 劉置一 佛室 曰夕 睹 九 每 其 像 之 矣

然比來豫章見程子山閣下本子喜曰此必真矣乃命工以堅木板刻之置在潛臺深明閣前之西室曰先聖文宣王祠嗚呼仲尼之道廣而微哉神明變化其大不同乎天地其妙同乎陰陽其者明也乎日月其運行作成五類不三窮極如五行四時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大成信夫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者故其性而天道子莫不可得而聞矣絕塵回也瞠乎其後豈末季所能名言而測究也哉亦曰吾尊師之誠心曰而子際同致敬焉耳後之君子入斯室瞻斯像克必也肅乎其容嚴乎其恭懇乎其心而重禮焉觀顏氏子端立乎其旁將拜拜而問也紹興十五年乙酉秋石月老人余其記

東館宣聖廟記

縉雲先生

浮屠氏之書專以禍福為動世俗人聞敬佛得福毀佛得禍莫不崇信恭恪塔廟布滿雄傑煥麗過於玉者天子所嘗皆古今不易之道非有信證不出諸口其肯信乎詩汗漫不根之說

雜亂其訓人亦無以恐懼歎美故祠廟之於獨國郊若州縣乃
僅有之未嘗有以己意私自爲祭者惟丹稜之東館柵頭二鎮
三類茲多嘗自念誦其言學其行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以義以安郡國三歲賓興被其惠利至爲公卿大夫以獎以
祿而春秋二祀去州縣遠不復奔走夫初下盥洗降登自致其
誠敬報本反始之義不備乃合邦人之力作夫子廟於鎮之南
如嚴實精問蒸獻有位屢歷有所歲春秋父兄子弟修禋齋奠
具酒醴牲餼踴躍濟濟祇奉祀事嗚呼可謂知本矣夫聖人之
道嚴外所以飾內備文所以豐其實也今也福無所覬禍無所
避獨以道德仁義又倫大云之所自出後世自天子達於庶人
如病有藥如子有母如歸有家盛德大業夫覆地載故中心誠
服如當時七十子者於是祠廟翼翼邊邑焚焚禋禋酌獻禮儀
惜且吾知是二卿者自今至于後日子孫必不忍忘其詩書
之善孝弟忠信之行甘心不齒於鄉黨鄉黨何者且濡自沐內

有以飾其外文有以豐其實教之所由興俗之所由善有不得
不然者然東館衣冠異時仕不為州縣今乘麾持節入禁林參
法從柵頭自國朝以來未有登名進士舉者今試禮部往往縣
居甲乙為呼吾夫子雖不差浮屠氏明言禍福而福亦不貴矣
古渝馮時行紹興丙辰嘗冬是吾後二十有七年歲在辛巳時
行自假守沈黎被旨造輿道過香山丹稜之人猶曰斯事未
有紀載非吾舊矣尹其誰宜為時行曰敬聞命矣不敢辭更館
作廟以紹興壬申首作廟之議者呂相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實文粹卷第一百五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一

記

祠廟記六

少陵東屯祠堂記

箕山先生

少陵先生故據東屯在寧江東二十里其墟有李氏之墓
李氏乃治房奧為立祠東萊祭與宗伯世嘗攷正先生之
詩既卒篇因持祠具至廬旁奧所立祠告之願其像黯昧
且不類始更之加崇繪因歎曰斯可謂窮之至歟某曰世
雖有其焉爾先生特盛時不克大奮蹕取顯位然呼鷹逐
獸齊趙間登臺而歌放蕩者幾十年亦已樂矣取後西
游秦秦始入天子至為廢食召而汝陽漢中王競客之既
老見放猶所至諸侯遣騎問所須其豪長者皆爭進田舍
有百頃之稻四十畝之圃下至田父泥飲園官送菜亦不

問請不達於時矣今夫變風而學齒長俱微而耽玩弥篤
久者乃一去吏則過無所抵上下莫省問焉願欲退而
耕又不能得田可盡力以自養尚敢望先生壯游之樂哉
其窮才爭其矣乎某於是益傷風俗之薄也雖然先生之
爵得公而益明而公之志不可以無所託而傳也故并記
之年月日晁某記

新修草堂記

捫膝先生

紹興己未夫子闕然念全蜀之民以撤於兵會成都請帥上問
念諭於二三執政欲掄文武知略閑博之士俾之保東而休寧
之以寬恤其父兄子弟以厭其疆場戎翟之不嘉靖以爲憂
翼司宰相選第一二大臣以聞上弗許也已而曰朕得其人矣
君先王之典草憲度重之以篤實任事無易張憲者維士寵嘉
之第甫選法壽能為朕行乎其以朕意召俞焉至相會公子政

事堂具述上旨公作而言曰上有詔書敢不承宰相又曰公無
遽翼自復會尚執議之公曰維蜀之變於秦維秦之毒於不信
不武之戎翟日者雖謁和矣自諱策之未敢任其必信也上之
使而命書書密不惕焉下拜而奉承之無乃墜天子命而叛於名
義以羞執事書其行矣奚議之爲宰相以公語聞上歎息良
久曰朕願張壽學術行能是應陪禁閣策大事其去朝廷非是
而公遂行其勤於是詔丞相御史以吏部尚書壽爲寶文閣學
士知成都府兼安撫使公頓首奉詔入辭殿中且奏立言臣請絕
淮泗導宋水助函洛歷峭渭少觀吾故都中區之形勝而陰察
夫霍人謁和之信誕因得與宣撫司規所以隱蔽扞衛庸蜀之
計上許其忠自送之行至秦迺曰宣撫公天下才也吾之畏友
也二公相見驪其商所以踞險毀敵之策無一不諧者聽事之
初西推上之所以及寤寤晨與念慮遠方之意與夫所以臨軒剴
譴憂勤寬大之詔鑿板宣布蜀人呼舞至相與泣下居無何霍

人果寒盟益夏穿寒鈔撥三輔全蜀震動當是時關門廢循諸
唐單耗有言責艱棘甚人心寒懼乃下令代以官粟至秋償焉
軍中曾盈民不怨庸蜀回遠距行朝萬里郡邑解裝諱職不問
大吏養交以苟簡為便民小吏偷墮以督責為生事事滋不治
民怨無類公之儉勤厲練核庶乃引四路之訟而親決之領略
判斷又分之解千縷萬牙細大毛脉是非美醜各聽分位間者
以年蓋酒之法日益蕪壞更務便文民困月歛父媪流離數天
不聞公啼然曰黃海推酷之弊極矣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
施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抹其弊州縣之吏揆書籍數
計日而責焉殆未有以慮之也其何以文悠遠厚死士隱全蜀
而訓人乎亟狀其事以聞詔嘉許於是委州縣奔走事令緒求
盈盡損浮鱗之人不告妾庚申之春歲惡饑東山之民羸餓日
甚矣命海雲曾直惠作鰾淳廩不給之賴以全活者三萬六萬餘
人又命實四場於城中選解分貧飲茹窮憊閉糶之憂不敢在

利唯 公洞視蜀人之疾苦思所以拊勸而飲藥之其要在於建畫長利存定窮寡散去貪濁扶起廢滯以為屏維四川悠久無疆之計於是紉殘吏之程督不時前期要切者蒐活吏之冒濁苟容漁奪百姓者振伏起滯而開其廢勸陸政者章浣聞詔皆賜可嗟乎蜀大國也泉流甘清土壤肥好士嗜書工文章民股水漑田粟稻麻麥鄰伍往來盤飧酒漿自麇結鄰而蜀人始騷矣逮公葆釐而來細意養活財貨運行諸產遂長士農工商各有所行而人始得以飲食滋味嗟乎公之德於蜀如此而意猶未饜也復念文翁以道訓蜀諸葛武侯以義保蜀張忠定公以鉏惡表善善治蜀西即其廟宮而治新之精勤拭刮不留昏埃神來神去照映羽衛居頃之又語其屬曰杜少陵詩歌一千四百有余篇者其志致未嘗不念君父而斯民焉是憂願其初字距城不能五里騫侈推剝何以昭斯文之光予甚自愧乃并公幣之余弗置府藏弗勤民力命僧道交畫其事增飾之慮

工一千五百計泉八十有奇割手於紹興庚申八月丙戌記季
冬乙亥告成斷石為碑一十有六鑿其詞于堂之四周次第甲
乙毛末不公辛酉孟夏汝礪以職事見公授授之次侍飲于誠
正堂公曰屬治查堂小異吾儕盍往觀焉飢已肩輿出郊謁先
主武侯闕宮遂入草堂弔少陵之遺像飲滄浪亭並浣花栢濯
濯可憐縱觀詩碣公願曰考石多所日矣願得公文以紀其事
汝礪謝曰公自妙齡注鼎鼎科不二十年司帝謨作典誥文書論
大事在天下之病此開物成務之文而某所難也評不可則論
著之昔之風人叙君臣父子而訓之禮也天下朋友婚姻而詔
之義我我宗廟嘗享牲器賓放禮樂征伐戎役宮室幣帛衣服池
臺數澤饁稻蠅鳴酒醴而制之數善焉鼓舞詠歌之不則譏切
箴誨之尹上甫乃召穆公仍叔史克嘉父之流愁懷乎怨思昌美
乎誦聲是皆切嗟美惡分璧善敗典圖崇替而鐵燭後世也少
陵之詩故亦如此根於忠信孝弟者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方

其紆徐扶踈宛轉附物雍容而不迫惜情字如捲蓬蓬
於一堂之上父座子立雖離俞俞於蘭庭燕豆禮樂之間至夫
陳古悼今勸直而懼佞抑淫侈而崇節義高焉為增傷悵則
當世父子老儒之離離賦歎征戍之棘數然痛情悽愴蓋閱士
聊之聲不翅迫及其身親遭之其於治亂崇替忠佞賢不肖樂
忻慘起伏之變衍迤縱肆无乎不備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
其通道達物也越越乎其摠一神明而貫萬方類也游之乎肯
繁衆虛之間寓之乎無所終始之際激之乎海水蕩滴飛塵膏
雨之聲吁不得及其極也易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嗟乎非
尽天下之至變何足以成天下之至文也儻使申公傳之李克
受之河間獻王陳之而吳公季札觀焉則昭陵之所以帝夫實
之所以微肅代之所以中興次為雅釐為變風坐而第焉可也
今公治蜀其所以憂恤斯民之心見於施置如此此其所以眷
眷於少陵之詩乎故曰辨光中興業一洗倉生憂公之志也哉

故井書之在月自仙井俞汝礪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東坡先生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舉文
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
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
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鞬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
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
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凌轍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藉資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方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遠
倫曷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
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任肆淺陋雖庸人知其必
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
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龍谿先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
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
陵者十年至今天下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
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
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
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
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榛蕪搜竒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
入冉谿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泚爲臺榭
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鈞鉅潭西小丘小
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峯袁家渴蕪江百家
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
唯黃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
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
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鈞鉅潭南澗

朝陽常之類皆在獨龍潭寺井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
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壘危
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
太平寺西瞰大江是也其果然歟周表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
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爾其談治道述
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人末而至於劉向
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正觀開元習治之餘
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為無人而
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
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
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身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
會昌時獨尊顯于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
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勝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
生品題者莫不為天下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

凡環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李於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迹而紀之者予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陸宣公祠堂記

東萊先生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心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于李官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贊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呂侯正已復舊而新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爲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爲李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爲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懇懇

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
不大紆職在書詔因得以著天子悔過罪已之意聞者流涕入
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援李晟之軍已而
平賊泚收長安獨戡軍是賴官守所及僅見一二已足以再造
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
離合從違之變繫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懟亶亶乎其不厭
所積之厚豈世士所易窺邪晚節為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以
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
章奏尚可覆也既敗忠州闔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
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間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
宗雄猜忌克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蕝之邪彼謂避諂
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縕列於
鄉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淳熙四年

四月旦日呂某記

張忠定公祠堂記

楊祐夫

故贈尚書左僕射漢陽張公不為政於蜀久矣然蜀人奉事之
新行臺畏愛如隔信宿蓋由今崇寧之乙酉距前淳化之甲午
逆數甲子已一百一十有三年維是城闕之衣冠尚市區之舞
媪凡幾換易雖其當時駕竹小兒常及公行奉折轅車者亦已
鬻滅飄為煨塵至於脫漏一二遺子弱孫亦復衰落落跂跂向
然後生孺子歲時念公乃如公初辨嚴款離軍府時事至比其
大父與高曾行禮意勤渠及更過之此非人情榮古上鬼喜以
所聞為勝不覲為神抑亦公之盛德有所膠固令人不可懈於
心故自公在事吏民固已竊圖容表共祠於家飲食必祝斷無
弄我然而比公去治歷年引久乃未有築宇俎豆之者及樞密
直學士王公始為廟室附祠典如古禮而龍圖閣李士劉公文
從而潔完之庀事益光已而星霜流易木石老瘵月支歲柱危
就傾仆於是今大尹前戶部尚書虞公過而恠焉曰此蜀召奠

也奈何乎志之言未既有號於衆者曰信也後之矣宜乎公以
我爲忘也我則非人其又奚言且日則相與頓首伏府門下因
鈐史具言所以慙貧狀願假期日自劾虞公遣吏勞苦罷之堅
下令華陽如其請且以知縣事李君孟侯董匠事凡葺屋七十
楹度堂十九塌作十旬百堵用成寢宮闕清牆戶鮮整氣色明
喜靈觀忽還又以虞公之德爲與公合也輒繪生祠而置堂中央
并殿同時部使者一二人像離列其次於是東蜀揚其聞而
竊言曰甚矣蜀人之愛張公也其好語故事者益徃旁掇茫昧
爲神異之傳學士大夫多疑之故弗論特論公始所以平治亂
紛終所以輯美風俗大抵氣凌嚴重如汲黯而不強塞村循安
和如倪寬而不儒懦操制英毅如趙廣漢而不輕急治体綿密
如召信臣而不寒儉故內修刑政外靖羗夷皆有度程不失尺
寸下至米鹽估直燕游在所講若紀律不可輕易昔黃霸居潁
川蓋八年功乃成公鎮西南亦七歲治益顯然霸微緣飾爲奇

惟許畔異路鳳凰神爵疑與上計之奏鷓鴣雀之謬無以異乃公所爲則無有是獨就法理爲久遠規致膏味曠足後人嗚呼可謂盛德必百世祀非公所謂耶故論之以告遺民且爲迎神詩曲授巫覡俾歌舞焉而并刻之詩曰

若有人兮濮上告外趣駕兮爲牲朝嵩洛兮羣食曠感素兮共張蹇頰飛兮電掣即參井兮一歇空劍扉兮俄蓋呵力丁兮扶轍倚鹿頭兮徜徉指其下兮余鄉水油油兮垂委天與地香兮耕桑靈既集兮安止休後乘兮山趾父老羅拜兮勤歸問何闕兮音旨步從容兮新宮仰桂楹兮叢叢睇垣廡兮四繚紛采飾兮青紅靈顏愉兮康樂御圓方兮綺錯進巴歌兮飮舞神已怵兮不惡西王壘兮微具臨岷水兮不驚南靈闕兮竊眇與雪山兮爲高靈之惟兮濔濔更千秋兮一餉史祥液兮天門浸吾人兮泱泱謂君公兮良勞起我厭兮崇朝入行歸兮三府視此赤白兮中宵

范文正公祠堂記

龍谿先生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之所播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羗戎其功烈與日月並光而精神折衝万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徒見一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於偶然不知蚤正素定於胷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銘鼎彝書竹帛者蓋非一日積也范文正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於時其立朝如史魚以黜其愛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不過人者國史失其傳固不得而紀也公以進士解褐爲廣德軍司理衆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欲以盛怒臨公公不爲之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此去至字無所容

貧止一馬鬣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學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莘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二人為之師於是郡人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館使學者世祝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蓋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事柳宗元為撫其實上之吏官今所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諉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剗夏死且畫工為无所愧安知後世不採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縑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

韓魏公祠堂記

司馬溫公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沒而祠之禮也自漢以來收守有惠政於民者或為之生祠雖
非先王之制皆敬於人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時年遠人寢
忘之惟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厲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微戰守
之恪撫綏彫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
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居民蕩覆者大半詔以淮南節度使
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
既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已之疾閔其勞忘已之
勞未幾居者以安流者以還飢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既和歲
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泣涕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
思公而不得見也相與立祠於毗陵禪院塋公像而事之後一
年公薨于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
稍息自是每歲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作佛事未嘗少懈
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
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為宰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

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澤水之
赴壑无所疑懼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方一蹉跌豈惟身不
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為
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
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
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饋餼嬉遊自若曾元鷲時
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泰寧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
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為遠近所尊慕乎時雖遠而
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為神祇所相佑能如是乎況梁公之功
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又
不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无穷公薨後九年魏
人以狀抵西京俾其為記將刻于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為
宿之文其實何人敢不自量願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
所未知者諗之故不敢辭

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王樞密

韓魏公祠堂繪畫遺事記立天下之功易感天下之心難感之
深而不忘又難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余於魏國忠獻
韓公見之矣慶曆中朝廷有北顧憂始詔魏瀛真定並用儒帥
而公以資政殿學士帥定武天子倚公以安六年乃得去定人
德公深故愈久而益思元豐之際蓋三十年矣思之而不足始
相與立祠於郡庠之西堦公帥時儀形而神事之皆曰幸見公
像如公存焉不獲其所者往而禱曰公幸佑我得其欲者往而
謝曰公佑我之賜也每公生及諱之日則又往各盡其情以致
祠事罔不瞻仰咨嗟惻愴久之而後去夫豈特惠澤之間哉誠
意在前故能交万物貫幽明而无間也自康國韓公申國呂公
之為帥既釋奠於夫子常率僚佐及諸生以一獻之禮置祝設
幣修敬於公之祠邦人感悅歸美二公後遂為故事元豐末余
為邑於安喜州之耆舊有為子道公之遺事至流涕者且曰自

今觀之不知公之功親見其初然後知公之有德於今爾其難
而公戰之民病而公蘇之人心危而公安之子弟未學而公教
之以情勳物以義制事不可悉數吾懼老且死子孫傳之失其
真願猶其可繪者繪於祠堂之兩廡使後世覽餘烈而想清風
子能爲我成而記之乎余曰天下之政神而明之不著其迹者
公之心也取而形容死乃示人以不厲哉應曰念公之不可得
而見也而圖其事以闕之遺老之心聊自慰尔非謂其可以盡
公之美也蜀人之於武侯義人之於叔子魏人之於梁公愛而
思之可謂至矣不尔如吾定人之於公否也余未暇成其志而
被召以去越明年公之子忠彥由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出
帥於定定人望而喜曰吾家資政之子也吾之素意庶乎得矣
繪事書畫老以爲請余嘉定人之誠心於公也故喜爲叙而書
之雖然此獨定人之所知也至於公謀謨廟堂寤寐大計惟社
稷之憂而忘家之憂群臣所懼身獨任之危言決策以開萬世

之福使四海內外生靈點耳於太平者此公之功在天下而定
人之所不知也大議未定公無前卻之心大勳既成公無自伐
之色避而去之以爲榮貪而君之以爲恥時有用捨而公無輕
重事有去來而公無得喪此公之德在天下而定人之所不知
也定人所不能知人所不能盡余亦不能書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一